

ZHONGGUO HONGXUE GAILUN

中国红学概论

马经义◇著

(下 册)

【外学篇 流派篇】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中国红学概论

(下 册)

【外学篇 流派篇】

马经义◇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中国红学概论

下 册

目 录

外学篇

第二十二章	曹雪芹研究·····	(399)
第一节	曹雪芹的名、字、号·····	(400)
第二节	曹雪芹的相貌·····	(401)
第三节	曹雪芹的生卒年·····	(402)
第四节	曹雪芹的祖籍·····	(407)
第五节	曹雪芹的旗籍·····	(412)
第六节	曹氏家族中的重要人物·····	(413)
第七节	曹氏家族的兴衰史·····	(419)
第八节	曹雪芹在北京的生活·····	(422)
第九节	曹雪芹在香山·····	(425)
第十节	曹雪芹创作灵感的来源·····	(426)
第十一节	曹雪芹的好友·····	(427)
第十二节	曹雪芹的“佚著”与“遗物”·····	(428)
第十三节	曹雪芹的墓地·····	(431)
	主要参考文献·····	(432)

第二十三章 《红楼梦》版本研究	(434)
第一节 对《红楼梦》版本的分类	(434)
第二节 导致《红楼梦》版本复杂的原因	(437)
第三节 “脂本”系统	(438)
第四节 “程本”系统	(453)
第五节 “脂本”与“程本”的比较	(460)
第六节 《红楼梦》版本流传简史	(463)
主要参考文献	(464)
第二十四章 脂砚斋研究	(466)
第一节 脂砚斋的身份	(467)
第二节 脂批辨析	(474)
第三节 脂评本真伪之辩	(486)
主要参考文献	(491)
第二十五章 探佚学研究	(493)
第一节 什么是探佚学	(494)
第二节 探佚学的目的与意义	(494)
第三节 探佚学建立的前提条件与发展的基础	(496)
第四节 探佚的方法	(499)
第五节 探佚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508)
第六节 探佚学的危机	(513)
主要参考文献	(515)

流派篇

第二十六章 题咏派	(519)
第一节 题咏派的发展概略	(519)
第二节 题咏派的代表人物及其题咏诗作	(521)
第三节 题咏派的批评旨趣及观念	(527)
第四节 题红诗的价值与意义	(529)
主要参考文献	(530)

第二十七章 评点派	(531)
第一节 《红楼梦》评点概况	(531)
第二节 《红楼梦》评点的形式	(533)
第三节 《红楼梦》评点的旨趣与方法	(537)
第四节 评点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评点	(546)
主要参考文献	(553)
第二十八章 小说批评派	(555)
第一节 小说批评派的定义与特点	(555)
第二节 小说批评派的生命来源	(556)
第三节 小说批评派的学术旨趣与批评方法	(557)
第四节 小说批评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	(564)
第五节 小说批评派代表性著作罗列	(578)
主要参考文献	(579)
第二十九章 索隐派	(581)
第一节 索隐派发展概况	(582)
第二节 索隐派的治学方法	(587)
第三节 索隐派的代表人物及其学说观点	(590)
第四节 索隐派红学的复兴	(600)
第五节 对索隐派红学的批判	(601)
第六节 产生索隐派的文化基因	(605)
主要参考文献	(607)
第三十章 考证派	(608)
第一节 考证派与新红学的关系	(608)
第二节 产生“考证派”红学的文化背景	(610)
第三节 考证派的理论模式与治学方法	(612)
第四节 考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	(615)
第五节 考证派的历史意义与生存危机	(625)
主要参考文献	(626)
第三十一章 红学史论著研究	(627)
第一节 “通史”类	(627)

第二节 “阶段史”类	(633)
第三节 “外国红学史”类	(637)
主要参考文献	(639)
附录	(641)
附录一 对“红学未来”的探讨	(641)
附录二 绵阳红学风云录	(646)
附录三 《红楼梦》的影视历程	(666)
附录四 红学活动大事年表	(670)
跋	杨施民 (676)
后记	(678)

外学篇

“外学篇”历来被众多红学家奉为“真红学”。所谓“外学”，是研究《红楼梦》文本以外的、与之相关联的分支领域。“外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剖析“红楼”文化。

“外学篇”由四个部分组成：曹雪芹研究、脂砚斋研究、版本研究、探佚学研究。笔者尽力梳理、总结各种观点、纷争，但不作“优劣”、“对错”评判，试图为读者展示一幅“原生态”的自然图景。在这四个部分中，我们可以亲身感受到红学界的“战火硝烟”，可以领受到红学纷繁复杂的历史渊源，也可以体会到见仁见智的五彩缤纷，更可以欣赏到众学者思想碰撞的闪亮火花……

第二十二章 曹雪芹研究

《红楼梦》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最复杂的作品之一，它的作者曹雪芹也被认为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最复杂的作家之一。“复杂”的根源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直接的生平、家世史料匮乏，无处寻根；二是诸家众说纷纭，致使迷雾重重。清代，人们习惯以诗文为正宗，而认为小说、戏曲不登大雅之堂，因而导致小说家社会地位卑下，即便像曹雪芹这样的天才作家，当时也不能引起社会的关注，更无青史留名之幸，甚至连一些最基本的直接资料，如生卒年月、父母家世、生平活动等，都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走向湮灭，终究未能保留下来，使得今天的研究者们不得不费尽心力、旁搜侧引、史海钩沉、摸索探寻……

为什么要如此重视地研究曹雪芹呢？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其实研究曹雪芹，归根结底也是为了更准确、更深刻、更丰富、更全面地理解《红楼梦》。这是文学研究的一般规律，不独《红楼梦》如此，其他文艺作品也是如此。

1921年前，对于曹雪芹的研究几乎为零，且不论作者生平家世，连《红楼梦》的作者是谁都还处于传闻阶段。1921年胡适发表了《〈红楼梦〉考证》，至此才真正揭开了曹雪芹研究的序幕，第一次以丰富的文献资料证明了《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并对其家世生平做了初步研究，从而划定了“曹学”研究的范围。

所谓“曹学”，其实就是“曹雪芹研究”的别称。它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曹雪芹本人，还包括曹雪芹的祖籍、家族兴衰史、曹家中的重要人物，以及曹雪芹的创作经历等。“曹学”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并不是胡适，而是著名学者余英时教授。他在《近代红学的发

展与红学革命》一文中写道——

胡适可以说是红学史上一个新“典范”的建设者。这个新“典范”简单地讲，便是以《红楼梦》为曹雪芹的自叙传，而其具体解决难题的途径则是从考证曹雪芹的身世来说明《红楼梦》的主题和情节。胡适的自传说的新“典范”支配了《红楼梦》研究达半个世纪之久，而且余波至今未息。这个新红学的传统至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的出版而登峰造极。在《红楼梦新证》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周汝昌是把历史上的曹家和《红楼梦》小说中的曹家完全地等同起来了。其中“人物考”和“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两章尤其具体地说明了新红学的最后趋向，换句话说，考证派红学实质上已经蜕变为“曹学”了。

对于曹雪芹研究，如果从 1921 年算起，至今已近一百年了。这一百年中，众多红学家或者说“曹学家”都做了些什么，我们将从以下十三节来分析梳理。

第一节 曹雪芹的名、字、号

关于曹雪芹的名、字、号，在 1955 年以前，一般的说法是曹雪芹名霁，字雪芹或芹圃。由于 1955 年王利器先生发现了张宜泉的《春柳堂诗稿》，其中有四首诗和“曹雪芹”有关，从诗中传达的信息得知：曹雪芹姓曹，名霁，字梦阮，号芹溪居士。为什么要用“梦阮”作为自己的“字”呢？王利器先生认为，“梦阮”大概指的是“阮籍”，这个人物在《红楼梦》第一回被贾雨村在“正邪两赋论”中提及过，并把他们列为贾宝玉一样的人物。曹雪芹选择阮籍这样一个人物，作为他自己“表德”的最高境界，这是由于他自己的狂、傲、放达和阮籍那一双不满意现实的白眼，正好引为千古同调。

现代人都习惯称《红楼梦》的作者为“曹雪芹”，其实曹雪芹

的真实姓名应该为“曹霭”。曹家为什么选中这个“霭”字呢？现在有两说：

一是相传江南大旱，曹雪芹出生时，天突降甘露，缓解了旱情，他的祖母李氏和父辈便给他取名为“霭”，说他是运雨而生、上天所赐。

二是他们家世代受到康熙皇帝的恩惠，家长们也希望曹雪芹同样能得到皇帝的“恩宠”，也就是愿他能“霭”上皇恩、“霭”上“天恩祖德”之惠。

吴世昌先生在《我怎样写〈红楼梦探源〉》一文中这样分析“霭”：

“此字最初见于《小雅·信南山》：‘即霭既足，生我百谷。’是指上天的恩泽。杨雄《长杨赋》：‘盖闻圣主之养民也，仁霭而恩洽。’则引申为皇上的天恩，后来这个字几乎只有这个狭义的法。如唐李邕被任为淄州令后的《谢上表》说：‘雨露思深，霭霭及于萧艾。’从曹雪芹命名为‘霭’，我们推想和这一年康熙敕令其父曹频为曹寅儿子，因而得袭织造肥缺有关，其唯一解释即曹雪芹之生，正在康熙敕令来到的前后，为了表示对皇上恩泽的感谢，曹频把他的新生儿命名为‘霭’。”

第二节 曹雪芹的相貌

关于曹雪芹的相貌及性格特征，至今为止，只有一条相关的记载，在裕瑞的《枣窗闲笔·后红楼梦书后》记载：

又闻其尝作戏语云：有人欲快睹我书，不难，惟日以南酒烧鹅享我，我即为之作书云……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

从裕瑞的记叙中我们可以得知：曹雪芹是一位性格开朗、善谈

吐、爱玩笑、好美食之人；仅从外表而论，并不“英俊潇洒”，但内涵、学识、修为常使其“有与之交好者”，深感“终日不倦”。

1953年，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新证》中曾提及“曹雪芹小像”。这幅“曹雪芹的画像”据说是王冈所绘，被一李姓人家收藏，但原件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公开，只有照片流传。由于收藏画像的人始终不肯把原画公开，致使红学界对“曹雪芹画像”的真伪众说纷纭。俞平伯、吴世昌、周汝昌等先生都认为此画是真品。陶忆园说画上的人物相貌：胖胖的，微须，眉梢下垂。俞平伯认为这跟裕瑞《枣窗闲笔》所说的曹雪芹相貌相合，从而推断此画是真实的。但后来大多数研究者都倾向于认为画像上的人物并非曹雪芹。

1979年，河南省博物馆成立了“曹雪芹画像”调查组，开始了对相关人物的调查。1982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河南省博物馆韩绍诗展示了画像原件，并公布了调查结果——此画像实系伪作。1983年3月28日，中国博物馆学会主办“曹雪芹画像调查报告会”，通过鉴定大家史树青、刘九庵、秦公、章津才等的鉴定，最终认定此画像为赝品。

第三节 曹雪芹的生卒年

1963年，红学界以空前的规模展开了关于“曹雪芹生卒年月”的大讨论。直至今日，余波未歇，争论了几十年，但此问题仍然处于“多说”的状态。曹雪芹的生卒年对于红学界来讲，绝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课题，而是关系着多个研究领域的“考证”问题。例如，不知其生卒年便无法准确地研究、探寻《红楼梦》的成书年代以及创作过程。对于考证学派来讲，弄清作者的生卒年便是考证其他一切的基本条件。曹雪芹究竟活了多少岁？究竟死于壬午年还是癸未年？这对于文艺学阐释来说，无关宏旨，但对于史学实录式的“自传说”来讲，却含糊不得。所以搞清曹雪芹的生卒年份，已被学者们视为研究、了解曹雪芹一生经历及《红楼梦》产生的关键。

第一，曹雪芹的生年。

关于曹雪芹的生年问题，现在主要有五种说法：

1. 认为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年，即 1711 年。

此说的根据是张云章做于康熙五十年的一首诗。诗题为《闻曹荔轩银台得孙却寄兼送入都》。诗曰：

天上惊传降石麟，（时令子在京师以充闽信至）
先生谒帝戒慈辰。
椒装继相萧为侶，取印提戈彬作伦。
书带小同开叶细，凤毛灵运出池新。
归时汤饼应招我，祖砚传看入座宾。

张云章（1648 年—1726 年）字汉瞻，号朴村。江苏嘉定人，早年曾入国子监为太学生。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应召入苏州织造李煦幕僚。曾经献诗曹寅表示仰慕之情。康熙五十年十一月，张云章应曹寅之邀赴扬州两淮巡盐监察御史公署面晤曹寅。恰逢曹寅正筹划赴京述职事宜，这时突然从北京传来喜讯，报之曹颀在京得子，张云章便写诗祝贺。

2. 认为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四年，即 1715 年。

此说的最早提出者是胡适先生，其根据是曹雪芹应是曹颀的遗腹子，而曹颀死于康熙五十三年，又根据张宜泉的诗注“年未五旬而卒”便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说法现在被广大的学者和读者所接受。李强先生在《做不完的红楼梦》一书中这样分析道：

“照张宜泉‘年未五旬而卒’所言，按民俗四十出头为四十一二岁，年未（近）五旬或年奔五十为四十七八岁的概念，这‘年未五旬’应该解释为：不足五十，即四十七八岁或四十八九岁。以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八年为准，回推四十七八年，曹雪芹出生的年份大致在康熙五十三年或者五十四年，决不会早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更不会晚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

而曹颀于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的奏折内容为我们提供了一则较为直接的、研究曹雪芹出生于康熙五十四年及其为曹颀遗腹子

的史料。

康熙五十四年二月初九，曹颀奏辞南下。于二十八日抵江宁省署，三月初六，曹颀上任江宁织造，接印视事。次日上奏曹家事宜。其中一折云：

江宁织造主事奴才曹颀谨奏，为皇仁浩荡，代母陈情，恭谢恩事；窃奴才母在江宁，伏蒙万岁天高厚地洪恩，将奴才承嗣袭职，保全家口，奴才母李氏闻命之下，感激痛苦，率领阖家老幼，望阙叩头。随二月十六日赴京恭谢天恩。行至滁州地方，伏闻万岁谕旨：不必来京。奴才母谨遵旨仍回江宁。奴才之嫂马氏，因现怀孕，已及七月，恐长途劳顿，未得北上奔丧。将来倘幸而生男，则奴才之兄嗣有在矣。本月初二日奴才母舅李煦前来传宣圣旨，奴才母跪聆之下，不胜感泣博颡流血。谨设香案望北叩头谢恩。窃念奴才祖孙父子世沐圣主豢养洪恩，涓埃未报，不幸父兄相继去世，又蒙万岁旷典奇恩，亘古未有。奴才母子，虽粉身碎骨，莫能仰报高厚于万一也。谨具折代母奏闻恭谢天恩，伏乞圣鉴，奴才母子不胜激切感戴之至。

这则奏折告诉我们，康熙五十四年三月，曹家主要成员仅有李氏、马氏婆媳二人（曹颀因赴京染病于正月初九日身故京城），曹颀身前无子。然其妻马氏已有身孕七月，后便生下了曹雪芹……

3. 认为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五年，即 1716 年。

4. 认为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九年或六十年，即 1720 年或 1721 年。

这两说的证据略显单薄，很少被研究者们认同。

5. 认为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即 1724 年。

此说的提出者是“新红学”的领军人物周汝昌先生。周先生曾在燕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敦敏的《懋斋诗钞》。此书又称《东皋集》，其中有六首关于曹雪芹的诗。周先生推断：“诗都以时序排列得很清楚，总是春、夏、秋、冬四季的景物事情在循环着，可以断

定这些诗是以做成先后而编排的，并没有错乱。”在对《懋斋诗钞》反复研究之后，周汝昌先生最后得出结论——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甲辰、公元1724年）左右，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公元1764年2月1日）。

在这五种“生年”说中，以第二、第五两种说法争论得最为激烈。当年胡适先生提出曹雪芹生于1715年时，周汝昌先生还是燕京大学的一名学生。胡适先生的根据是敦诚的《四松堂集》里面三首关于曹雪芹的诗。在对《四松堂集》进行研究时，胡适先生得知敦诚的兄弟敦敏有一部《懋斋诗钞》，但遗憾的是，胡适先生始终没有找到这本书。正因为没有发现《懋斋诗钞》，才给周汝昌留下了一个进入“红坛”的机会。也许这就是“巧合”与“必然”在历史中产生的偶然点。为什么当年胡适先生费尽心思都没有找到《懋斋诗钞》呢？说来特别有意思，据周汝昌先生在自传《天、地、人、我》一书中回忆：“当年我向邓之诚问及是否知有此诗集，邓之诚说：‘我早知道，胡适早就来问过我，因我不喜欢他——已成“半个洋人”了——我没有告诉他。’”周先生在得到《懋斋诗钞》之后，先后在天津《民国日报·副刊》、《燕京学报》上发表了《〈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等一系列文章，从而提出了“曹雪芹生于1724年”的新观点，周汝昌先生从此在红学研究方面一发不可收拾。

胡适先生在看了周汝昌先生对曹雪芹“生年”新推定之后，于1948年2月20日在天津《国民日报》上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罗列了两点来巩固他自己的“1715年”说：不要忘了敦诚、敦敏是宗室，曹家是八旗包衣，是奴才，他们称曹雪芹为“芹圃”，称“曹君”已是很客气了；最主要的是曹雪芹生得太晚，就赶不上亲见曹家繁华的时代了。

在这里我们且不论是周的观点对，还是胡的说法正确，但就胡先生“赶不上曹家的繁华时代”这句话，便提出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对于从文学创作立场来思考的学者，都会这样认为——文学创作必定来源于生活，没有亲身的体验、观察、反省、联想、想

象，怎么可能创造得出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如果曹雪芹生于1724年，曹家被抄时他才三四岁。对于这样一个襁褓中的孩子来说，他能记得曹家的繁华吗？如果出生于1715年，曹雪芹离开江宁织造府的生活时，已有十三四岁了，这对于他写作《红楼梦》的富贵繁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见从这种文学立场来思考“生卒年”问题是空穴来风的。

第二，曹雪芹的卒年。

对于曹雪芹的卒年，现也有两说，即“壬午说”和“癸未说”。所谓“壬午说”，是指曹雪芹卒于1763年2月1日。

此说的最早提出者是胡适先生。他在1927年得到了《红楼梦》的甲戌本，在书的第一回有一条脂批：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寻青埂峰，再问石兄，余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

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本，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日泪笔。

从而做出了推断：“曹雪芹死于壬午除夕，次日即是癸未，次年才是甲申。”

所谓“癸未说”，是指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即公元1764年2月1日。

此说的最早提出者是周汝昌先生。他的依据同样是那本《懋斋诗钞》。“癸未说”的提出，首先要否定“壬午说”，但是那条存在于甲戌本的脂批却明白无误地指出“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又怎么解释呢？要知道对于胡适、周汝昌先生这样的“新红学”代表人物，他们对“脂批”是肯定和尊崇的。周先生在反复研究了这条批语之后认为：关于“壬午除夕”的批语，是出自于甲午年——1774年，距离1764年曹雪芹的死已经有十年，一个80多岁的老人把10年前的时间给记错了，这是可能的。但是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可以说几乎为零。如果“脂砚斋”这个人真实存在过，

又和曹雪芹是挚友或“夫妻”，怎么可能把这样一位自己“心中”常常牵挂的人的祭日记错呢？这条批语里还说“余尝哭芹，泪亦待尽”——这样一位朝思暮想的人，在心中从来没有说“才记起”怎么可能忘记？而且在《红楼梦》时代对于一个人祭日是很重视的，特别对于好友更是如此。

正因为种种原因，诸多学者对“癸未说”提出了质疑。因为“癸未说”的重要依据是《懋斋诗钞》，对“癸未说”提出质疑的研究者首先对《懋斋诗钞》是否是编年体提出了怀疑。王佩璋先生在《曹雪芹的生卒年及其他》一文中写道：

《懋斋诗钞》原是一个残本，后来又被后人剪贴挖改过的，有许多颠倒紊乱之处，因之《诗钞》“诗是按年编的，有条不紊”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王佩璋先生在北京图书馆查看了《懋斋诗钞》的原本后发现：诗的剪接有 27 处，不但有剪成一首一首粘接的，甚至有剪成一行一行粘接的。这说明，《懋斋诗钞》是一个后人剪接拼凑的本子。

第四节 曹雪芹的祖籍

“祖籍”一词在现代人眼中并不陌生。所谓“祖籍”就是其祖父一辈的籍贯。但在中国文化史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在研究某人的祖籍问题时，往往不只研究到“祖父一辈”就完了，而是尽量往上追溯，直至第一源头。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这好像是多余的事，因为它既不关系到对作品的理解，也不妨碍对文艺理论的阐释。但这种对“祖籍的追溯”却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基因。“祖籍的追溯”源于中国史官文化的价值观取向。写史的人在对某人进行传述时，总是首先介绍其祖先迁徙踪迹、姓氏变化等。久而久之，这种“写史手法”便形成了固定的模式。这种“追溯祖籍”模式并没有规定一定要上溯多少代，关键在于被传写之人的资